

京剧彙編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员会編輯

第八十八集
独占花魁

京剧丛编

第八十八集

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编辑

北京出版社

一九六一年

京 剧 彙 編 (第 八 十 八 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员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麻线胡同 3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字第 095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印张: 3 12/16·插頁: 2·字數: 82,000

1961 年 11 月第 1 版 196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册

統一书号: 10071·496 定价: (7) 0.35 元

前 言

編輯“京劇彙編”的目的，是為了給有關文化部門、戲曲團體、劇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優秀的京劇傳統劇目，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

“京劇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戲曲團體、老藝人、劇本收藏家和前輩藝人的親屬們的積極支持，貢獻了他們自清代以來所珍藏的秘本，對繼承戲曲遺產、研究京劇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我們將這些寶貴資料，按篇幅長短，分別以一個或幾個劇目編作一集，陸續刊行。

“京劇彙編”所收的劇目，曾搜集同一劇目幾種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藝人幫助訂正；年久失傳，暫時無法考證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來面貌為原則，僅對原本中錯別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過分冗雜，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條件下，略作刪動。

京劇傳統劇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劇彙編”所收的劇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真的缺點。希望各地老藝人和劇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協助發掘，對編輯內容提出意見，使“京劇彙編”成為京劇遺產的虛實紀錄。

由於資料有限，未能尽選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審、校勘、印刷等方面難免有許多缺點，歡迎讀者和專家多予指教。

北京市戲曲編導委員會

独占花魁

中国戏曲研究院藏本

提 要

宋时，金兵入侵，少女莘瑶琴随父母避祸，中途失散，被歹徒卜乔骗至临安，卖入娼门，取名花魁，名极一时。卖油郎秦重见而爱之，积资往会，值花魁大醉，秦体贴备至，花魁心感之。后恶少吴霸强逼花魁游湖消酒，花魁不允，吴羞成怒，命家丁将花魁拖至荒郊，剥去衣袜，弃之雪地。适秦重路过，将花魁救回。花魁感秦重之德，许以终身。

第一場

金兀朮 (內)催軍!

(四番兵、四下手、四番將、金蟬子、黑風力、金兀朮上,三大滿旗上,“出隊子”轉“將軍令”牌子)

金兀朮 某、大金邦四太子昌平王、官封掃宋大將軍、完顏兀朮。

金蟬子 九連王大殿下金蟬子是也。

黑風力 四路總先鋒大平章黑風力是也。

金兀朮 奉父王旨意,統領人馬夺取宋室天下。幸得哈迷蚩用計拿住徽、欽二帝,獻與了父王。父王與他要傳國玉璽,是他不允,怒惱我父王,將他打在五國城。二次又命某家統領領國人馬,反上中原。殿下、大平章!

金蟬子
黑風力 狼主!

金兀朮 請來傳令。

金蟬子
黑風力 狼主傳令。

金兀朮 一同傳令。巴圖魯!

众 有!

金兀朮 催軍!

众 啊!

(众同下)

第二場

(幸善上)

幸 善 (引)范蠡归湖，駕小舟，万載名留。

(詩)高官不做机关透，

散淡逍遙乐无忧；

至今留下陶公賦，

隱姓埋名度春秋。

卑人、幸善，乃东京汴梁人氏。家中豪富，在西城以外
开了一座粮店。今日閑暇无事，不免到鋪中走走；

(唱)鮑叔牙与管仲并力同心，

他二人为商賈大义分金。

鮑叔牙人忠厚天生秉性，

管夷吾家貧穷只为双亲。

高明士治天下頗有安邦論，

齐襄公晏駕命归阴。

他二人在国外聞凶信，

只为江山奔走途程。

箭射玉鉤結仇恨，

鮑叔牙为友苦求情。

齐桓公他把管仲請，

到后来保齐国海晏河清。

【伙計上】

伙 計 老員外来啦。您喝茶呀？

幸 善 不用。江南粮船不能得到，鋪中还有多少稻米？

伙 計 一囤零三斛。

幸 善 待我后面看来。(下)

【卜乔拿布綫上】

卜 乔 (唱)穷在鬧市无人問，

富在深山有远亲。

我、卜乔。只因兀朮帶領金兵，反上东京，市面一乱，我家倒有三四天沒吃飽飯。是我聞听莘善員外，在西門外开了一座粮店，他老人家最好行善。我不免到他那儿除他几斤老米，有何不可。就是这个主意。(圓場)行行去去，去去行行，到啦。辛苦辛苦！

伙 計 什么事？

卜 乔 老米卖多少錢一斤哪？

伙 計 制錢一百四。

卜 乔 又漲錢啦！

伙 計 地起儿就卖一百四。

卜 乔 什么分量？

伙 計 准斤十六两。

卜 乔 給我約十斤。

伙 計 这一斗就是十斤。

〔卜乔张布袋，伙計倒粮入布袋介〕

卜 乔 得啦，系上点。

伙 計 是。給您哪。

卜 乔 劳駕劳駕。我走啦。

伙 計 还没給錢哪！

卜 乔 兵荒馬乱的时候，还要錢？

伙 計 我們也得要花錢籴来是不是呀！

卜 乔 給我写上賬吧。

伙 計 不认识你，怎么写賬？

卜 乔 你不认识我，你們东家认识我呀！我姓卜，我叫卜乔。給我写賬吧！

伙 計 我們这儿沒賬。

卜 乔 得啦。你們东家姓莘，是不是？

伙 計 是呀。

卜 乔 咱們是街坊，給我写賬吧。

伙 計 不能那么写！

卜 乔 跟你說好的，你跟我蹭稜子，找揍是怎么着？

伙 計 好小子，不讲理，打你个穷骨头日的！（打介）

〔幸善上〕

幸 善 呃！为了何事与他吵鬧？

伙 計 您瞧他約咱們十斤米不給錢，还要讲打！

卜 乔 哪儿呀！你罵人来着沒有哪？你怎么不說啦？我就在馬房后头住家，門口摆小摊，我叫卜乔，咱們都是老街坊。我叫他写賬，他不写，他还罵人。您瞧这小子多可恨，这多給您耽誤买卖！

伙 計 净遇着你这照顾主，我們买卖就甯做啦！

幸 善 既要写賬，也该商議，怎么动起野蛮来了？真真岂有此理！

卜 乔 得啦，兵荒馬乱的年头儿，还商量什么！只当您哪积德行好吧。我去啦。（下）

幸 善 哼！善恶到头終有报，有心害人伤自身。小心了！（下）

伙 計 嘿！这买卖照这么做，也快“此鋪出倒”啦！（下）

第 三 場

〔李氏上〕

李 氏 （引）为人多行善，居家乐安然。

〔丫鬟暗上〕

李 氏 奴家、李氏，配夫秦良。所生一子，名喚秦重，倒也聪明伶俐，每日往学中攻书，日后若得显耀，也是我夫妻終身之靠。丫鬟，看茶伺候！

丫 鬟 是。

〔院子、秦重上〕

秦 重 (念) 圣人門前高名客，
讲易讀詩列春秋；
有朝大展昆仑手，
男儿談笑覓封侯。

母亲在上，孩儿拜揖！

李 氏 罢了，一旁坐下。

秦 重 告坐。

李 氏 今日下学为何甚早？

秦 重 先生言道：六月之中，冰冻黄河，乃是不祥。今有北国发来人馬，夺取东京。为此孩儿回家稟报双亲，也好作一准备。

李 氏 既有此事，等你爹爹回来，再作道理。

秦 良 (內) 走哇！(上)

(唱) 北国胡儿造了反，

攪乱天下不得安。

韓元帅領兵与賊战，

但願得胜凱歌还。

李 氏 員外回来了？

秦 良 哎呀安人哪，大事不好了！今有金人发来数十万人馬，夺取东京，看看杀到我庄来了！

李 氏 如此，員外快快想一良策，保护全家性命才好！

秦 良 事到如今，并无別計，只好全家逃走，方保无事！

李 氏 逃走固然是好，只是我舍不得这万貫家財呀！(哭介)

秦 重 哎呀母亲哪！聞得韓世忠元帅与梁紅玉夫人，謀高智广，安排地雷火炮，轰灭金人，誰想天不从人願，

击裂三山口，炮炸两狼关，他夫妻尚不能取胜。城池若破，玉石皆焚！我们若不逃走，全家难免刀兵之灾。不如远避他乡，方为上策。

秦 良 着哇！事到如今，安人不必悲泪，此乃是兵灾劫数，非是你我一家遭遇。你我父子就此打点细软之物，投奔临安暂避，待等平靖之后，再作道理。

李 氏 员外呀！

(唱)可叹你我家有万贯，

一旦抛弃奴心酸！

秦 良 (唱)安人不必心悬念，

富贵由命但凭天！

但得汴梁无凶险，

主仆平分这家田。

打点包裹将衣换，

【秦良、李氏、秦重换衣介】

秦 良 (唱)闖家逃难奔临安。

【秦良、李氏、秦重下】

院 子 你我閉門看守。

【院子、丫鬟下】

第 四 場

【韓彥直、刘通、韓尙德、周信、黃峰、郭振邦、李茂、馮占熬上，起霸】

韓彥直 韓彥直。

刘 通 刘 通。

韓尙德 韓尙德。

周 信 俺、周 信。

黃 峰 黃 峰。

郭振邦

郭振邦。

李茂

李茂。

馮占鰲

馮占鰲。

韓彥直

列位將軍請了！

劉通

韓尚德

周信

黃峰

郭振邦

李茂

馮占鰲

請了！

韓彥直

元帥升帳，兩廂伺候！

劉通

韓尚德

周信

黃峰

郭振邦

李茂

馮占鰲

請！

〔四上手、四文堂、四馬兵、梁紅玉、韓世忠上〕

韓世忠

〔唱“點絳脣”〕威鎮邊關，兒郎胆寒，秉忠心，扶保江山，與主掃狼煙。

〔詩〕堪恨杈奸亂朝綱，

獻出二聖到番邦；

天助宋室不絕後，

幸得泥馬渡康王。

本帥、韓世忠。可恨兀朮屢次興兵犯境，本帥設下地雷火炮，只望滅却金人，誰想天不遂人願，雷震三山口，炮炸兩狼關，本帥兵敗，未能成功。深蒙太后不曾加罪，反賜兵將，整頓貔貅。今聞兀朮二次侵犯中原，也曾命人前去打探，未見回報。

报 子 (内)报! (上)

兀朮討战!

韓世忠 再探!

报 子 啊! (下)

韓世忠 众将官!

众 有!

韓世忠 开城迎敌者!

众 啊!

【众同下】

第 五 場

【四下手、四番兵、四番将、黑风力上，四上手、四文堂、韓尙德上，
会陣介，起打，同下】

第 六 場

【阮氏上】

阮 氏 (唱) 昨夜晚得一梦甚是凶险，
倒教奴一阵阵心神不安。
我夫妻身无后未曾了愿，
只生下瑤琴女习讀書篇。

【丫鬟、瑤琴上】

瑤 琴 (唱) 苏东坡可算得才高志广，
苏小妹她也會苦讀書章。
他兄妹在书房常常宣讲，
到后来許終身三难秦郎。

母亲万福!

阮 氏 罢了，坐下。

瑤 琴 告坐。

莘 善 (内)走哇! (上)

(唱)适才中途得凶信,

金人犯境发来兵。

莘 瑤 爹爹回来了?

莘 善 哎呀安人哪,大事不好了!

阮 氏 何事惊慌?

莘 善 今有北国兀朮发来人马,看看杀到我乡来了!

阮 氏 哎呀!

(唱)听一言来心不定,

吓得三魂少二魂。

哎呀员外呀!事在紧急,就该想一两全之策才好!

莘 瑤 爹爹呀!既然金兵犯境,倘若杀来,全家性命难保,不如逃奔他乡便了!

莘 善 事已至此,只好打点细软之物,举家逃往临安,再作道理。你母女收拾收拾去吧!

阮 氏 是。(下)

莘 瑤

(莘善更衣介,阮氏、莘瑤换装、提包裹上)

莘 善 众家丁走上!

(四家丁上)

四家丁 参见员外!

莘 善 家丁们,好好看守门户,我等去了!

四家丁 是。

莘 善 (唱)抛下了这家业心中难忍,

端只为北国中发来贼兵。

我本当仍在此不逃性命,

实可叹我莘善无有后根。

但愿得那金人休来犯境,

我回来将家財与众平分。

辞別了众家丁全家逃命，

候平安回家来酬謝你們。

阮氏
辛瑤琴
四家丁

众家丁，小心看守！

是。

【辛善、阮氏、辛瑤琴拉下，四家丁、丫鬟另下】

第七場

【四下手、四番兵、黑风力上，过場，下。四上手、四女兵、韓尚德、梁紅玉上，过場，下】

第八場

【难民甲、乙、丙、丁上】

难民甲 (唱)都只为金人把境犯，

难民乙 (唱)黎民百姓不得安。

难民甲 列位呀！兀那犯境，倘若打破城池，你我性命难保！

难民乙

难民丙

难民丁

大家逃走了吧！

四难民

(唱)大家急早去逃难，

逃出城去保周全。

【众同下】

第九場

【卜乔上】

卜乔

(唱)昨晚朦朧又撈騙，

不想今日有了錢。

我、卜乔。你瞧，造反年头，有錢的都穷啦，我倒发

了財啦。人家都逃跑啦，我进去一搜罗，金子、银子、衣裳，我干这么两包袱；箱子里头是珍珠、玛瑙、首飾，我捋了这么一怀。远走高飞，娶他一个媳妇，好快乐逍遥也！

(唱)討了老婆称心願，

夫唱妇随过几年。(下)

第十場

〔李氏、秦重、梁良上〕

秦 良 (唱)一家逃难心不定，

李 氏 (唱)尸骨堆山吓死人。

秦 重 (唱)血流成河入头滾，

秦 良 (唱)遍处哀鴻哭叫声。

〔幕内喊杀声介〕

秦 良 (唱)耳旁又听杀声震，

帶領妻儿去逃生。

〔众同下〕

第十一場

〔四下手、四番兵、黑风力上，四上手、四文堂、韓尙德、梁紅玉上，会陣介，起打，黑风力原人败下；梁紅玉原人追下〕

第十二場

辛 善 (內唱二黃倒板)

都只为那金人中原来犯！

〔阮氏、辛璠琴、辛善上〕

辛 善 (唱二黃迴龙腔)

实可叹我幸善、抛家财、去逃难、提心吊胆、
受尽了风霜苦，好不惨然！

阮氏（唱二黄原板）

只吓得母女們心惊胆战，

幸瑶琴（唱二黄原板）

最可叹幸氏女年幼嫵媚。

幸善（唱二黄原板）

路途上血成河尸横一片，

阮氏（唱二黄原板）

一家人逃性命千难万难！

〔幕内喊杀声介〕

幸善 哎呀！

（唱二黄原板）

耳边厢又听得（轉搖板）战鼓声响，

想必是那贼人来到山前。

带定了妻和女忙往前赶！（扫头）

〔四下手、四番将、金蝉子上，拔幸瑶琴至上場門。幸善、阮氏逃下。四上手、四文堂、韓尚德、梁紅玉上，起打，双下〕

〔卜乔上，惊扑于地介〕

卜乔 哎呀我的媽呀！好厉害的韃子，楞往人头上招呼。
幸亏我有两个包袱救駕；要不介，吃饭的家伙差点搬家！

幸瑶琴（哭介）喂呀……

卜乔 哟！那儿有个小媳妇儿哭哪，我来瞧瞧。哟！是个姑娘。得啦，我不是沒娶媳妇嗎？我把她带到个地方，弄間房子，我們就是两口子，一过这个小日子儿，多得儿呀？就这个主意。唔，使不得！岁数